

玉兰  
一瓣

枕善而居盼春到

□古剑

按照岁月的划分,又过了一个年头,逝去的永远这么快。关在家里,读季羨林老先生的随笔《阅世心语》,先生说:我看这个世界,谁也说不清一个人人生啊。

这个春节,没意料,我们突然说关就关在自己的世界里,几乎动弹不得。

然后,铺天盖地,世界来了无数的感动。据说,世界最恶劣的魔鬼,见到感动,都会有侧隐之心。那位动车上靠着后背眯着眼休息的老人,一定是最让人感动的,人们感动是他再次披甲出征,还是他满含热泪敢说真话的勇气?也许,两者都有。这位84岁的院士,心底里一定比谁都清楚这次武汉的难,中国的难,但他说:我听到了武汉的人民都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这股劲儿,起来了,武汉就会过关,中国就会过关。

很容易,被生命的挣扎打动。

看到一方篆刻,内容为“枕善而居”,这个内容好,我的童年就是一对慈善的老人带着的,善良一直种在心里。我的脑海里常常出现他们临走之前对生命的挣扎,刻骨铭心。暮年的爷爷与奶奶,也在这样的正月里,常常坐在门口的藤椅上,晒着太阳,看着院子里渐多的一拨人,友善地笑着。他们知道,那些,都是他的孩子们。春节,就是让他们来享受至亲之间某种生命参照的。

孩子们离开那个生养自己的村子一久,偶尔回望故人,就会看到时间的线条是多么的无情,无情地刻在那些曾经举起过你的人的脸上——曾经觉得是那么一张饱满的脸,如何显得这样的风蚀。

这样的试验,往往是做不了几回的。等待“儿童相见”“笑问客谁”的时候,而老了的,是我们自己。

“不妨游衍莫忘归。”生命是需要参照的,需要温暖的,抓不到参照,得不到温暖,是多么的孤凄。叶子,飘零多远,总得归根;人,总要回到那个“村子”。无论你的村子有多远,你都会找到你熟悉的那个参照,再老,都会让你温暖不已。

生命之间最大的温暖,莫非就是上天赋予人类这样相互参照的机会?

我终于知道,这个春节,人们内心不停摇晃的孤寂与恐慌,绝不是寰宇之中的那颗微小病毒,而是病毒剥夺了我们回到至亲的村落,生命里忽然少了一种参照的支撑,少了满院子的至亲的欢颜、春天的太阳,还有慈祥的眼睛。

一切,都被暂停——

尚好,我们有逆行者,有英雄,他们在修缮着生命的轨迹,拼命将世界推向一个秩序井然的队伍。他们,或许粗布一生,或许未曾有诗文传颂,但他们的背影,是在这个大华夏春天里永远的一枚图腾。

这个春天,我们每个人,一定要好好地活在这些英雄的呐喊中,活在这枚图腾的光芒里,无论多远,无论多难,都要安顿好自己,都要热泪盈眶,都要面朝大海,因善而活,为善而活,枕善而居。

明天,一定春暖花开。

明天,我们老了,一定会找到自己的那一座村子,一直,我们的感动,没有遗落。



抗疫战士

於仲泉(水彩画)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徐卫(中国画)

一支口红

□沈安琪

我其实有点害怕使馆的文化参赞。

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是陈冬云女士。不可否认,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陈女士一头乌亮亮的黑卷发,有着永远含笑但又不怒而威的眼神。穿着套装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时,西装笔挺的男人们便是她的背景板。

很多时候,外交官就已经足够让你有距离感了。更何况我还听人说,她是使馆里阿拉伯语说得最好的美女外交官,在埃及、摩洛哥等多个国家做过文化参赞。我害怕她,大概是一种本能的露怯,只想躲得远远的,不要让她瞧见蠢钝的我。

可缘分就是这样的无法拒绝。没过多久,我被借调去参与筹备大使馆举办的摩洛哥全国大学生汉语比赛,陈参赞是总策划。这场比赛规格很高,摩洛哥全国会说汉语的学生都可来参加。比赛的第一名将由大使馆推荐去中国,参加世界大学生汉语桥比赛。为了这场比赛,我们开了无数的讨论会。陈参赞的会议风格是简洁明快的,讲完事讨论、讨论完散会。和她开会我总是很紧张,一桌子的同事,都是国内顶尖大学毕业。日常的筹备会议我总是精准地找到会议室的角落,做好会议记录就默默走人。不多行一步路,也不想多说一句话。

一头乌亮亮的卷发飘进办公室,然后精神抖擞地飘出去。日子过得飞快。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和选手一起搬进了比赛场地隔壁的酒店。

酒店不新,暖黄色的灯光显得昏暗,一看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风格。晚上10点,我们在酒店大厅里反复确定着活动最终的流程安排。

同事小刘突然小声和我们说:“陈参赞来了。”“陈参赞和我们住一个酒店?就这老破小?”“你新来的不知道,每年我们都住一起啊。丹吉尔最近酒店都很贵的。”

4月的丹吉尔还是有点冷,我抬眼一看,陈参赞穿着宽大的衣服,裹着半旧的米白色羊毛围巾,趿着拖鞋从楼梯上走下来。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明显是刚刚洗过澡,眼镜后头眼角上的细碎皱纹紧绷绷的,头发随意地披在肩上,湿嗒嗒的,冒着气,她全然没有了白天的精神抖擞。

“还在核对流程呀,已经不早啦。”她站在我们身后拿起一份流程单,“我们再一起过一遍,就去休息吧。小刘,你来说吧。”

小刘站到陈参赞旁边和大家一起过流程了。估计陈参赞到现在都不认识我吧,我照例低着头,默默地又把自己负责的工作确认了几遍。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出发去比赛现场,陈参赞和孔子学院院长已经在。他们正在接受媒体的采访,和外方领导寒暄。今年的比赛很有看头,摩洛哥学汉语的学生越来越多,礼堂里,陈参赞

摩国  
一瞬

坐在评委席的正中间,给选手们抽题、提问、点评。她依旧是我熟悉的老样子,一头乌亮亮的黑卷发,有着永远含笑但又不怒而威的眼神,西装笔挺的男人们,依旧是她的背景板。

比赛进程过半,我去上洗手间,正好也碰到了她。陈参赞在对着镜子补妆。我一直以为她们的妆发都是有专人做的,哪知道都是自己画。她扑好粉,在化妆包里翻找着什么。我怀着八卦的心偷着瞄了她两眼,正准备走。

“安琪,带口红了吗?”她转过头来问我。原来她记得我的名字啊!还找我借口红。

我的手心一下就出汗了,我觉得整个世界只剩下我和她,还有我兜里那支口红。

天呐!为什么要找我借口红?这就像市长突然来你家考察,找你借餐巾纸一样令人手足无措。

“我……我带了……陈参赞,”我把口红递给她,“我这支,颜色有点深。”“没事儿,挺好看的,这颜色!”

她涂完口红,冲我笑了笑:“谢谢你啊,安琪。你工作很认真啊,都没出过什么错。今天也加油啊!”我接过口红,她对着镜子重新理了理乌亮亮的黑卷发。

目送她出门,她又笑吟吟地和人们打着招呼,我知道,她又走到了外交事务的第一线。看着她的背影,还是那股我熟悉的时时刻刻优雅但又坚定的气质。我握着手里的这支被她涂过的口红,突然觉得她在我心中高大的“外交官”“文化参赞”的形象突然小了下去,但灵动了起来。我想,我再也不会害怕她了,再也不会紧张到说不出话了。她涂过我的口红,我见过她素颜的样子。她好像并不是叱咤风云的让人紧张的外交官,而是和我一样的平凡的人,一个普通的、突然觉得自己气色有点差的女人而已。

我们时常用一个人扮演的社会角色来判断是否要走近一个人,是否要尊敬一个人。她是文化参赞,我需要尊敬她,他是大使,我需要仰慕他。但如果除掉这层社会角色呢?如果我不是下属,她也不是领导呢?如果我们只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呢?当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是永远都光鲜亮丽,也会有喜怒哀乐,会有辛苦劳累,我是否还想尊敬她,是否还想仰慕她呢?

想到这里,我明白过来,站在外交第一线的时时刻刻保持完美的他们,正是因为有着作为“人”的不完美,正是因为有着日日夜夜里不为人知的努力和平凡里的坚守,才更让人尊敬和仰慕。

看着陈参赞出门的背影,依旧是那么的无可挑剔,我在心里默默地鼓掌。

紫琅  
诗会

诗两首

□周振新

致敬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者

隆冬时节天骤寒,  
儿辞娘亲飞武汉。  
朱砂手印情真切,  
匹夫有责赴国难。  
十万火急争分秒,  
火神雷神战犹酣。  
箴言救命胜丹药,  
何惜挥洒血与汗!

通州湾

是湾缘何水潋潋,  
为有江海奔腾来。  
涛堆雪山喷薄出,  
帆扶风雷劈浪开。  
欲把此湾比西湖,  
不逊西子下妆台。  
妙笔丹青谁描就?  
半天朱霞半英才。

春节的叩问

(外一首)

□杏林

新冠病毒  
悄然潜入人类的肌体  
在新春欢乐里  
露出了它的狰狞  
以武汉为起点  
开始反人类的潜行

诘问小小的病毒  
何以搅局人类  
夺我同胞生命  
它反唇相讥  
没有人类的肆意  
哪有它偷袭的机会

春节里  
口罩盖住欲望的嘴巴  
走亲访友的计划  
挂在日后  
猫在家里体味节制和困顿  
窗外的雀儿  
不停欢歌  
它们在笼子外面逗我  
我大声叩问  
天神啊  
这是人与兽角色互换的魔咒?

青杨树

戈壁滩边  
你用驻足  
陪伴焦虑的盆腔  
骄阳里  
你用优雅  
注释从容坚强  
伊犁河谷  
你用秀雅的桶裙  
描述你梦中的天堂

玉米花圃里  
你唱着苏武牧羊  
举着蜜桃的妹子  
嗅着你阳刚的体香  
骄横的风沙  
撞上你的胸膛  
立马疲软退场

走近你  
感受你的蓬勃  
感受你的阳刚  
从你的成长史里  
感受你不屈的力量  
你是大地手里的蜡笔  
在西域的版图  
坚定地涂鸦  
在干渴的天地里  
呼唤葱茏的梳妆